

爱的

夏茗悠、雪小禅、坏蓝眼睛 等著

一厘米微蓝

掉进眼睛的蓝，飞扬着天空的秘密。
深埋心底的蓝，席卷了海洋的叹息。
让我，在这爱的一厘米微蓝，
与你尽早相遇。



人生，原来是这样一场马不停蹄的错过与忧伤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747.7
1583

1247.7
1583

一厘米微蓝

雪小禅、坏蓝眼睛 等著

爱的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一厘米微蓝 / 夏茗悠等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104-0792-5

I. ①爱… II. ①夏…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5475 号

爱的一厘米微蓝

作 者: 夏茗悠等著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792-5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Part 1 非左的苏麻



002 / 非左的苏麻·人间小可

甄右皱了皱眉,用浑厚的声音说了句:“我叫甄非左!”

苏麻愣了愣,第一次抬起头,懵懂地问:“你……不是叫甄右吗?”

020 / 寂寞的长草的时间·坏蓝眼睛

很多事情不必让对方知道的,比如说发生在寂寞的长草时间里的爱恋,他不是她的谁,她也没办法让自己坦然地面对他。

目录

CONTENTS



031 / 时光倒影·李亚利

“秦牧阳,你愿意拜倒在本姑娘的牛仔裤下,以后一直牵着我的手走那条上学的路吗?”

“除非你的牛仔裤下有一千万。”秦牧阳丢过来一个痞子般的笑容。

041 / 初恋·璟川

她记起,多少年前她也曾经梦想过,能够站在城市的中央,眼神高傲地走过。
她也记起,多少年前,有一个眼神清冽的少年,在樱桃林中,对她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娶你,
你要等我回来。

062 / 冉冉蔚蓝·九月薇影

昏昏欲睡的小城。月光铺就的路途。爱的困惑。一个少年的忧伤。
桃桃从信号塔里走出来,被一辆救护车接走。



Part 2 天使在人间



076 / 空·夏茗悠

两张迥异的面孔,在空无一物的视界里终于重叠在一起。
——就为了这么点微不足道的理由。

092 / 十年·雷小禅

她终于明白,如果,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原来,多年之后也是这样的欣喜。
那种欣喜,散发着薄荷的清香,细细密密地在你的周围。

104 / 可采与千贝的夏天·安宁

可采注意到她嘻嘻哈哈地转身说“再见千贝”的时候,千贝的脸上有一丝的忧伤。
但这抹忧伤在可采的脑子里没有存上片刻,就被校园里繁盛的花草给冲淡了。可采想,千贝真是傻。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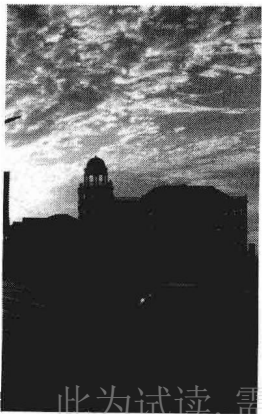


109 / 小城记忆·李亚利

世界也许一直都不是荒芜的,只是心里搁不下太多繁华。
莫溪总是会想起在小镇的时光,疼痛的,温暖时光。

124 / 时光微凉·辜好洁

我能留给你的,只有这样的,轻轻的,一个吻了。
灼热的泪从女生的脸颊滑落,在风吹过时变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冰凉。
——对不起。



Part 3 烟火的季节

138 / 夏小宝的四季镇·安宁

大家很少会想起她,只有没有雪糕吃的时候,才会大喊:嘿,那个谁呢。
夏小宝这时候就像跑堂的那小子,道一声:一会就来,便旋风般跑了出去。

144 / 荒城·九月薇影

那些年,他们把爱情当作人生最美的信仰。那些年,他们虔诚地相信一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以如同阿拉丁神灯般成全自己所有未了的心愿,比如爱情,比如前程,比如幸福。

160 / 美丽的星期九·祝红蕾

他的女同学们很多学会了玩世不恭的腔调,一副世情洞然的姿态,动不动“我靠”,“爱谁谁”,可是总让人觉得轻薄浮夸,无病呻吟。星期九的豆蔻,她看上去什么都是认真的。

目录

CONTENTS



173 / 外公有没有带烟斗·苏莫女

外公拖着烟斗坐在家门口,巴巴地望着对面的山路,一望就是一天。
外公是那么个骄傲的老头,他从不轻易主动让儿女回家看他。

189 / 爱着你的苦难·塞壬

我开始想着他的成长,林林总总,我想到他的将来,完全可以预料的,像规律一样可怕。
我注视着他,上帝注视着我。我不知他是否会流泪。



Part 4 五十米爱琴海

194 / 别无选择·坏蓝眼睛

小慈试探地问了虫子离开公司的原因，虫子疲惫地说，我别无选择。看着虫子落魄的背影和无限留恋的无奈神情，小慈心里竟然有些难过。

206 / 替你父母爱你·人间小可

我假装看不到他生气的表情，悠悠笑着：“我不是忙吗？”其实，他的心意我怎么会不明白？毕竟，同窗了近三年，但有些东西，不是明白了就可以的，比如，感情。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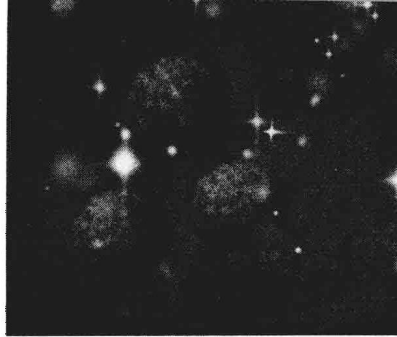
214 / 如梦令·商夏周

后来据周宁自己说，他在床上睡得好好的，就这样被拉出来了。然后平白无故地，就要多挨这么多次耳光。

多多包涵，我要扇你了，我再一次对他点头哈腰。

227 / 1989 或 2009·王秀梅

我相信命运是存在的，它制造这样一场挪移，目的是为了让我修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还想知道你的未来，那我还可以继续告诉你。



Part 5 秋天的童话



238 / 杏树下的狗·连谏

父亲就伸手,想把狗和它的儿子分开,可,狗像疯了一样,咬了父亲的手一口,站在那儿冲我们疯狂地吠着,大颗的眼泪从父亲眼里漫出来。

251 / 滥竽充数的小提琴手·颜歌

她会接起电话,一边看一本漫画,一边用甜得黏人的假声说:"先生你好,这里是八五八四三,您的都市心灵港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简直无懈可击。

266 / 此去经年·兰逸尘

云昊适时间我,这把椅子叫什么名字好呢?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经年。是了,那不只是一个名字。纵有千种风情,经年能说。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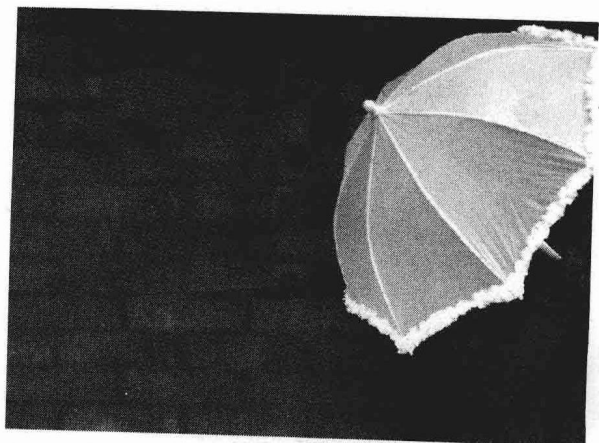


272 / 柳永与方文山·步非烟

正如,如果多年之后,有人让我追述感动我的当代诗歌时,我会提起《再别康桥》《雨巷》,却也会提起《发如雪》《青花瓷》。

274 / 完美脚踝·暗地月光

不曾告诉麦子,他穿这件T恤抱着吉他唱歌时有多好看。他的神情迷离而专注,那歌声悠悠荡荡流露绝望。米奇老鼠睁大眼睛像会说话,它沉静地望过来,那是一种多么天真的忧伤。





Part 1

非左的苏麻

人间小可 — RENJIANXIAOKE

非左的苏麻

坏蓝眼睛 — HUAILANYANJING

寂寞的长草的时间

李亚利 — LIYALI

时光倒影

璟川 — JINGCHUAN

初恋

九月薇影 — JIUYUEWEIYING

冉冉蔚蓝



甄右皱了皱眉，用浑厚的声音说了句：“我叫甄非左！”
苏麻愣了愣，第一次抬起头，懵懂地问：“你……不是叫甄右吗？”

非左的苏麻

◎人间小可

[壹]

嫁给甄右的时候，苏麻才 22 岁，刚大学毕业。

年轻人结婚靠相亲的不多，其实，那次相亲也是偶然。苏家大姑的邻居见了年轻漂亮又性格温婉的小麻子立刻喜欢上了，问：“有男朋友没？”苏麻虽然长得漂亮，但打小就害羞，上大学那会儿追她的人不少，可真能走近她的却不多，只有那么一个，还出国了。

所以 22 岁的苏麻，被大姑劝着跟邻居阿姨家的侄子甄右相亲。

当时,苏麻那个窘啊,小脸胀得通红通红的,仿佛熟透了的番茄,都不敢抬头看闲适地陷在沙发里的甄右。后来,甄右给她倒了杯白开水,她就捧着不停地喝,直喝得一滴不剩,甄右又给她倒了杯,她又喝光了,甄右倒第三次的时候,苏麻却不敢喝了,因为,想上厕所。在别人家上厕所,苏麻犯憊,一直忍着,可是,忍得久了就站不住了,小屁股一摆一摆地动,心想:这倒霉的相亲啥时候能结束啊?偏偏大姑不说话,她也不好意思说走。

甄右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动,问:“苏麻你是不是喜欢跳舞?”

苏麻白了罪魁祸首一眼,心中腹诽:“姑奶奶想尿尿!”可是,她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苏麻在生人面前说话口吃。

甄右说:“苏麻,你去洗手间照照镜子吧,你眼睛里好像白眼球多点儿!”

明知道甄右是有意的,但苏麻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卫生间了,没办法,她急啊!

解决了生理问题,苏麻轻松了不少,笑嘻嘻地出来,客厅里只剩下甄右了。

她偷偷瞟了他一眼,心里暗自赞叹:这个男人长得真是挺好看!

甄右浓眉大眼,端端正正的,个头也高,足有1米85。

苏麻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怦怦直跳。

甄右只是望着苏麻不说话,那眼神好像打量一件商品。气氛有些尴尬,苏麻便鼓足了勇气,哼哼唧唧地说:“我……我……是……苏麻!你叫什么……名字?”

甄右皱了皱眉,用浑厚的声音说了句:“我叫甄非左!”

苏麻愣了愣,第一次抬起头,懵懂地问:“你……不是叫甄右吗?”

甄右郑重点点头,突然笑起来,“知道你还问?”

甄右笑的时候露出隐隐约约的酒窝和洁白的牙齿,煞是好看,直看得苏麻心跳漏了半拍,于是,她的脸更红了。

送苏麻到大姑家的时候,甄右说:“苏麻,下次我们约会吧!”

苏麻以为自己听错了,傻傻地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甄右第一次趁机占了苏麻的便宜,他温热的唇凑到苏麻唇侧,带着淡淡的烟草味,结结实实地堵住了她的小嘴。苏麻赶紧咬紧牙,拒绝他的入侵。

苏麻没敢跟大姑说甄右亲她的事儿,只说甄右好像比自己大很多,这相亲恐怕不成。谁知,大姑却说:“不就大六岁?那哪儿是大!……人家甄右多有本事,留洋的博

士，自己开公司，有车有房，肯跟你相亲，已经是破天荒了，你还嫌？”

苏麻没敢再多说，立刻卷了铺盖卷从大姑家逃跑，“我要去看我妈！”苏麻的父亲没得早，后来，母亲改嫁，她就一直跟着大姑长大，苏麻偶尔去母亲家住几日，但不经常。苏麻的母亲老说：小麻这孩子还是跟她大姑亲。

苏麻的母亲是中学老师，长得白白净净，她拉着苏麻的手，深有感触地说：“女人终究要嫁人，既然遇见个条件好的，就别等了，你大姑又不会害你！”

就这样，没几日，苏麻就被打包遣送回大姑家了。

苏麻与甄右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地坛附近的咖啡吧，苏麻局促不堪，甄右却怡然自得。

后来，苏麻说憋屈，两个人就出来溜大街。

路过一个卖干果的小摊时，苏麻两眼放光地盯着人家的糖炒栗子咽口水，大有走不动路的架势。如在平时，她肯定是要买上一两斤，回家和大姑两个人边看电视边吃。可是那天，她跟甄右约会，怕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去买栗子，甄右笑话。

也许是苏麻的小动作表现得太明显了，甄右不禁觉得好笑，掏出皮夹找零钱，想给她买些栗子吃。甄右一般不带现金，走到哪里都刷卡，摸索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张钞票，他只好问苏麻：“能不能借给我十块钱？”

之前，他请喝了咖啡，苏麻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随手拿出张五十的，说：“给你了，不用还！”

甄右用苏麻的五十块钱去买栗子，排了好半天队，挤得满头大汗，最后，抱着一大包回来递给她：“找个地方，我剥给你吃。”不知为什么，甄右说这句话时，苏麻的小心眼儿里顿时溢满感动。

那天，他们的约会成功极了。边吃栗子边聊《三国演义》，后来，又聊《西游记》和《红楼梦》，再后来，聊叔本华和黑格尔，最后，聊弗洛伊德。

甄右说：“弗洛伊德是十足的精神病！”

苏麻笑：“我喜欢《梦的解析》，挺科学的。”她终于敢在生人面前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甄右撇撇嘴说：“我昨晚做梦梦见亲你，你用科学解析解析这是啥意思？”

苏麻的脸顿时又红起来，嚼着糖炒栗子喊：“甄右你无聊！”可是语气里竟是甜甜的。

苏麻和甄右结婚没有闪电,但也挺迅速的。刚认识了三个多月,甄右就用鲜花和巧克力俘虏了苏麻的芳心,或者,更早的时候,苏麻的心已经偏向甄右了。

结婚戒指是祖传的,没有花哨的宝石,只是一个花纹罕见的素圈,套在苏麻纤细的手指上,不大不小,刚刚合适。甄右笑呵呵地说:“我们家祖宗真是好眼光,挑了个跟你手指一样大的戒指。”苏麻抚摸着戒指上繁复的图案,说不清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婚礼是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甄右家的亲戚到的不多,反而是苏麻家的亲友更爱凑热闹,坐了满满五大桌。苏麻的母亲拉着女儿的手,抹着眼泪,说:“真好,以后妈就可以放心了。”

婚礼后,也没来得及去度蜜月,因为甄右的公司忙。

苏麻搬到了甄右的大房子里,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就算开始了。

苏麻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万金油,却无一精通,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根本不好找工作。为了结婚,连唯一一份文秘工作也丢了。

甄右劝她:“算了,不出去工作也没关系,我养你!”

苏麻觉得这话听起来窝心,也就安分地呆在家里做家务,时不常去逛逛街,买点日用品。苏麻逛街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因为看到乌压压的人群,不但紧张,还难以呼吸。

苏麻一个人呆在家的时候,喜欢养点花草,浇水、施肥、修剪,弄得头头是道。

甄右的阳台被她收拾得花团锦簇,邻居们都艳慕地来找苏麻取经,这个花怎么养?那个花如何栽?一来二去,苏麻成了附近小区有名的园丁。于是,苏麻在这个高档小区附近租了个门面,开花店。

开始,甄右以为她只是一时兴起,也没拦着。可是后来,花店生意逐渐兴隆,苏麻开始忙起来,他才严肃反对:“苏麻,你别弄那些花花草草的,如果闲着无聊就去逛逛街,要不去健身房锻炼锻炼身体。”

苏麻觉得那样不好,既浪费钱,又不创造价值,所以,第一次跟甄右顶嘴:“我不喜欢那些!”

甄右继续提议:“要不,你去学钢琴?我给你找个好老师。”

苏麻一顿,定定地瞅着甄右,像个无辜的小耗子般,低声说:“不去!”苏麻不去学

钢琴，倒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甄右说的好老师——江涵雨。她是甄右的青梅竹马，报纸上都写过的，江涵雨每次开音乐会，甄右都去捧场，哪怕人在国外，都要赶回来，这样的亲密，在外人看来，要多暧昧有多暧昧。当然，苏麻不喜欢听那些捕风捉影的八卦，她想，如果真有那么回事儿，甄右会告诉她的。

甄右把苏麻的拒绝当成耍小性子，草草安抚了两句：“行啦，你那个花店关了，所有损失我来付！”苏麻争论不过他，怯懦地说了句：“又不是钱的问题！我……”

她再想说别的，甄右已经堵上她的小嘴：“别唠叨，我有更重要的事儿！”甄右一直沿着苏麻的香颈吻下去，灼热的唇停在她坚挺的乳房上。她的胸衣透出薰衣草的幽香，诱惑着他继续往下深深探究，可是，甄右却停下来，大煞风景地打了个喷嚏。

苏麻以为他感冒，赶紧去找药箱，她记得上次买的同仁堂的感冒冲剂还有，如果感冒初期吃，应该很快能好。

甄右看着苏麻慌乱忙碌的身影，舒心一笑，揉着鼻子打起哈欠，对着储物间叫：“苏麻，你快点回来，我想抱着你睡觉！”

两个人躺在床上，手握着手抱紧对方，特温暖。苏麻想，如果这样跟甄右过一辈子也挺好的。

问题出在哪儿，谁也想不起来了。

有天洗衣服，苏麻闻到甄右的衬衣上有迪奥香水的味儿，真我系列的，价格不菲。偏偏那天苏麻在花店不忙，没事儿翻杂志，正看到江涵雨的八卦，说这个女人喜欢一切奢华的东西，衣服、香水、男人，甚至媒体还猜测，江涵雨喜欢的男人是甄右。而现在甄右的衬衣上又沾了那个女人最爱的香水。苏麻有些心烦，把甄右的衬衣扔在一边，匆匆去了花店。

当晚，甄右回家，苏麻第一次没做好饭。

不过，甄右倒是没说什么，领着她去外面下馆子，两个人花了四五百块钱，却吃得不舒服。苏麻心疼那些钱，恨恨地说：“黑心的餐厅，早晚倒闭！”

甄右没料到苏麻这么嫉恶如仇，为了让她心里舒服点，就说：“是啊，赶不上我们苏麻做的味道的千分之一。”

被他一拍马屁，苏麻心情大好，挽着甄右的胳膊，说：“老公，我们回家再做个扬州炒饭吃吧，我刚才没吃饱。”

甄右平时没进过厨房，可是，这天看苏麻心情不好，就自告奋勇抄起围裙替苏麻

做扬州炒饭。苏麻在书房上网玩儿连连看，听见甄右手机响，颠簸颠簸拿起来就要给甄右送去，甄右瞄了一眼来电显示，却挂了电话，把手机塞进裤兜里。后来，手机又响，甄右当没听见。苏麻悻悻地站在旁边说：“接吧，万一有急事儿呢！”甄右没言声。

手机一直声声不息，过了会儿，甄右把围裙一扔，跟苏麻说：“我出去下，晚点回来。”

锅里的饭都炒糊了，苏麻都没想起来要放点汤，她只记得甄右手机里那个来电了——涵雨。

苏麻用硕大的汤勺把炒糊了的饭一口一口送进嘴里，吃得很沉默。

后来，苏麻的性格也沉默了。她不再给甄右讲那些网上流行的笑话。

虽然，过后，甄右也有意无意向她解释过，他跟江涵雨的关系，可苏麻却听得不是那么认真，她只若有若无地记得甄右衬衣上的香水味儿，那绝对不是她惯用的牌子。

苏麻曾问过甄右：“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当时，甄右只是敷衍她：“我这个年龄还不结婚，以后怕找不到老婆。”

不过，单纯的苏麻却不相信，因为甄右不仅长得帅，而且还有钱，这样的男人，哪儿能找不到老婆？

苏麻的花店第一次早早关了门，她坐公交车转了大半个北京城，找到甄右的公司，她想跟甄右谈谈。如果他爱上别人，她会通情达理地跟他离婚。虽然，她也喜欢甄右，可是，她却不想因为她的存在误了他的幸福。

她没跟公司前台小姐说自己跟甄右什么关系，只说：“我找甄右！”

前台小姐打量了她半天，撇撇嘴：“甄总没时间！”

苏麻也不急，就靠在前台的接待处等着，实在等得无聊了，就随手拿了本财经杂志翻看。来来往往的人，都好奇地看向苏麻，纷纷猜测，这么漂亮的女人到底在等谁？

后来，苏麻口渴了，想喝水，又跟前台小姐说了一遍：“我找甄右！”前台小姐终于懒洋洋地拨了个电话，嗲声嗲气地说：“甄总，有个女的找您。”

苏麻叹了口气，无端对着话筒念了声：“甄非左！”

电话那头顿时掉了线，然后，甄右以最快的速度从六楼冲到一楼，赫然看到苏麻。

甄右问：“来了为什么不直接上楼？”

苏麻只是微笑，略低着头，捧着他给她倒的白开水，“我……只是路过，……路过，不急！”

甄右分明看到她眼神里的欲言又止，“这是怎么了？”

苏麻喝着水，到嘴边的话突然又咽下去了，她舍不得就这么失去眼前的男人，无关乎他爱不爱她，她就这么没出息，所以，只能说：“甄右，你下班回家吃饭吗？”

他仔细看着她，点点头，“你大老远来了，只是问我这个？”

苏麻轻快地一笑，“我……真的……是路过。”

至于苏麻为什么要特意路过那里，甄右并没追问。

那天，甄右心情很好，晚饭吃了一大碗。可是苏麻却吃得很少，她始终在想，甄右到底爱她吗？

苏麻过生日那天，甄右在公司给苏麻打电话，说：“我送你个生日礼物吧？”

苏麻本以为甄右会送个小猫小狗给她，因为她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她喜欢养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在身边，可是，甄右要送的礼物却是汽车，还要去4S店现挑。

苏麻没了兴致，讪讪地跟在甄右后边，问：“车有什么用？”

甄右不理她，只顾专心看车，看到后来，对苏麻说：“你上去试试，看坐着舒服不？”

苏麻不情愿地跨上去，东摸摸，西看看，也看不出好歹。

旁边导购员看着苏麻不在行的样子，偷偷直笑，问：“甄太太，这个是最新手自一体六速变速箱的，您还满意吗？”

苏麻对车没概念，云里雾里地问：“什么是手自一体？我考驾照的时候，脚底下可是有三个铁片的，这车为什么少一片？”

导购员大笑，刚想给她解释，却被甄右叫到一边。

甄右很严肃地跟苏麻说：“拜托，你有点常识好不好？”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苏麻小小的自尊很受伤。她自认为，对车了解不多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儿，可是，到了甄右这里却那么严重。

苏麻想起当初考驾照跟沈佳一个车，沈佳天天因为她那些愚蠢的小错误乐得前仰后合。看她蹲着身子仔细研究离合、刹车、油门的时候，沈佳说：“苏麻你真逗，天天让我开心！”她还记得沈佳一直跟她叫“开心麻团”，带着浓浓的宠溺，仿佛化不开的糖果，有甜甜的芬芳。这是苏麻结婚后第一次想起沈佳。

[贰]

苏麻变得沉默，不爱回家，不爱讲话，甄右比谁都看得清楚，只是没明白她这样到底是因为什么。他以为她一个人来来往往，可能太寂寞了，毕竟他工作忙，陪着她的时间少。于是，从国外接了母亲回来跟她作伴。

甄右说：“苏麻，我妈来了，你就少去花店吧，陪着她多说话。”

苏麻虽然从小没跟妈妈一起长大，但却是个孝顺孩子，一听从从未见过面的婆婆要来，心中雀跃不已，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番，就等老佛爷的莅临。

甄家的老佛爷可不是一般人，想当初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琴棋书画，繁文缛节，无一不精通。老佛爷来到来的头一天，甄右要在外面给接风洗尘，却被老佛爷拒绝了：“我要尝尝媳妇的手艺，就在家吃吧！”苏麻也觉得在家吃更舒服，于是应和：“是啊，哪儿的饭菜有自己亲手做的好呢？”可是，一顿饭还没吃下来，苏麻就暗暗叫苦了。

老佛爷先是批评菜做成了，不合她胃口，接着又批评苏麻不懂餐桌礼仪，“长辈没有动筷子之前，小辈怎么能先吃呢？”苏麻委屈地瞅着甄右，希望他帮忙说句话，可是，甄右却不动声色地给母亲夹菜。

当然，甄右不是没看见苏麻的尴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甄右凑到她身后，从腰间搂着她，说：“我妈是挑剔了点，但绝对是个善良的好人，处得久了，就能发现。”

自从甄家老佛爷来了，江涵雨也开始过来串门。

江涵雨深得老佛爷待见，有时候一聊就是大半天，苏麻负责给她们做饭。有时候，江大艺术家没演出，干脆留宿甄家。

甄右见到江涵雨格外兴奋，陪着她们聊天，而苏麻却插不上嘴，干脆帮她们沏茶倒水。

有时候，苏麻挺反感这样的，于是，提前道晚安，回房间睡觉。

往往甄右回房间的时候，苏麻已经睡熟，但他总有办法弄醒她，让她陪他一起翻云覆雨。苏麻不喜欢甄右身上那股香水味儿，对他半推半就，不如新婚时热情，甄右不悦，对她的动作少了怜惜，多了几分粗暴。

苏麻总觉得一切不一样了，某些变化悄悄就发生了，连痕迹都寻不着。花店依旧半日经营，赔得有些惨淡，眼看就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苏麻很心疼。

苏麻也试探的跟甄右说过：“要不让妈回去吧，她也要过自己的生活。”